

水乡快递员(歌词)

□ 雪安理

水乡的清晨鸟语花香
快递员精力充沛迈步奔忙
驾驶机动车
飞驰在田野的集镇村庄
骑着电动车
穿梭在城区的大街小巷
千万件物品
接收分发互联全国网点
寄海外的包裹
专线送达远渡重洋

水乡的夜晚灯火闪亮
快递员岗位荣光心潮激荡
高邮古城

祖先创建了孟城驿站
水陆运营
谱写了快递业千年辉煌
当今地球村
中国物流业名列榜首
不忘初心
传统的精神代代弘扬

啊,我们是新时代的快递哥
我们是新时代的快递妹
携手前进
天天多装快跑快跑多装
携手前进
年年吉祥平安平安吉祥

1959年我被分配到界首农中工作时,朱校长向大家介绍,这是刚来的陈老师,教语文。话音刚落,一个女同事便接话:“我叫晏金霞,今年邮中毕业。你比我高一届,我认得你。”从此,我与晏老师搭班,她教初一数学,我教语文,两人跟班升,直至1962年界首农中被撤销,我去临泽农中,她上城做小学教师。同事3年,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界首农中是回字形的二三十间茅草屋,中间为办公室,两边是教师宿舍,周围是教室、学生宿舍、厨房、保管室等,学校被小桥流水、绿树农田所环拥,简陋而又安静。我定下心来备课、教课、开会,一切井井有条、按部就班,艰苦而又有乐趣的日子在我翻动书页时不经意间溜走了。

某日下午开会,政治学习,朱校长传达公社指示。连团员也不是的我静静地闭上双眼。突然,晏老师认真地说:“开会,你怎么闭上眼睛?”我一惊,睁开眼,只见她那双大眼睛闪烁着咄咄逼人的光。她追问:“刚才,朱校长说了什么?”我重复了一遍,没有走样。我反问:“错吗?这事由得你管吗?”双方态度都较认真,还是教导主任发话:“小事小事,现在继续开会。”对此,我一直耿耿于怀。

事隔不久,兄弟学校的老师听我的语文课,课后进行评议,中心议题是:不能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或政治课。晏老师参与了听课和评议,先肯定我讲课把握中心、条理分明等等,我认真记下。她肯定以后,话锋一转,指出我不该把“不屑一

我们夫妻二人独自在高邮打拼,忙得比陀螺转得快。义务一样生下孩子,却力不从心照顾。双方父母放心不下,轮流来照顾小娃娃。

婆婆是福建人,那边四季如春,连雪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。冬天,婆婆初来江苏,这边的冷空气并未尽地主之谊,冰冷的气流一下与她撞个满怀,她浑身瑟缩着,嘴唇发紫,恨不能将头缩进衣领里。她年近六十,从未穿过保暖衣,雪地鞋;从未睡过电热毯,吹过电暖风,热空调。她的世界变得寒风凛冽,冰天雪地。冷气冻住了她的微笑,也冻僵了她对这里的新鲜感,她想家了,想那片满眼绿意的田地,想那座自由穿行的二楼。看着她每天把自己包裹得像只蚕蛹,我心生怜爱与愧疚。做儿女的何以让老人受这样的苦?我们不仅剥夺了她的自由,更无情地封存了她的快乐。

婆婆终于熬过一年,轮到我北方的父母上阵。夏天南北方差异不大,唯有冬天的南方比北方过得艰难。房间里永远是冰冷的,即使晴天有阳光的眷顾,你也灿烂不起来,依然穿着厚重,手指、鼻尖、脚丫冰凉。北方冬天大都猫冬,呆在家中聚亲朋,打小牌,看电视,话家常。室内二三十

度,每户人家好像都藏了一轮小太阳。爸妈来江苏,室内少了暖气的呵护,总感觉缺少点什么。白天,妈坐在床上,插着电热毯,裹着大厚被。晚上,爸妈几乎从不出门,妈说这边的天冻骨头。最让爸妈痛苦的是语言沟通上的障碍,高邮方言听不懂。爸妈打交道的大都是老年人,双方对话让人啼笑皆非。

爸妈:这鞋多少钱?
答:买海贼呀!
爸妈一脸茫然。
爸妈:接孩子回家啊?
答:嗯呐,带匣子嘎个啦!
爸妈完全蒙圈。
爸妈平日很少出门,我家住十四层,他俩常做的事是站在阳台看窗外运河里的船。老公说:“我今天又看见妈看窗外发呆了,不会哭了吧!唉,爸妈多像让咱们关进笼子里的小鸟啊!”我眼眶微热,一时语塞。

女同事

□ 陈其昌

哀哀父母

□ 周晓静

师傅姓花,是位裁缝,矮矮胖胖,满脸是肉,身长与体宽的比例大致接近,铺张浪费的体型过目难忘,小镇无人不识。盛夏天气,衣衫单薄的师傅四肢松散地陷在店堂的椅子上,硕大的肚皮往前凸起,凹进皮肉的肚脐深不可测,俨然一尊笑佛的状貌。只要他抽空往哪一倚,片刻工夫就会响起美味香甜的呼噜,好像天塌下来也与自己无关。看在外人眼里,花师傅没心没肺、大大咧咧,婴儿般地快活。师傅写的字很大,一箩筐装不下几个,而他能写的字也装不了几只箩筐。他连自己名字也写不周全,大名中的“银”字写不来,删繁就简省半边写成“艮”。他裁剪好的衣料上常画些奇怪的符号,只有他心里明白。有人讥讽他活像《沙家浜》里的胡传魁,等于骂他草包,他不介意;有人当面叫“花司令”,他照样不气不恼。

那市市面上少有成衣售卖,添置新装都去布店买块料子,找裁缝店师傅量体裁衣。服装厂设在西街的门市部前店后作,迎街三间门面,一溜顺几张裁缝案子排开,东侧分隔出一处狭长的取衣间,朝外开着窗口,缝纫好的衣服熨烫平整后码上货架,衣服的主人到时凭条取衣。

手工活不免会有闪失。收入微薄的人家辛辛苦苦从嘴里省点钱添件新衣,衣服带点儿瑕疵当然恼火得要命,门市部三天两头有人气势汹汹吵上门来。这些与骡牛打惯交道的汉子比牛还犟,嘴里骂骂咧咧要砸裁缝师傅吃饭的家伙。来者一脸凶相谁都不敢接近,避在旮旯不开腔。花师傅硬是把嘴龇得大大地上得前去,熊抱着狂怒的汉子左摇右晃,拍肩膀话招,就差带拜垫子磕头。

好歹把闹事的打发出门,说得吐沫横飞的花师傅疲惫尽显,呷口凉茶瘫在椅子上扑哧扑哧喘气,肥肉堆积的肚子一起一伏像只漂在水面的皮球。

初来乍到,平白无故吃个大闷,坐在取衣间的我心里窝火。

“澡桶哈哈,要上油啦!”花师傅的大嗓门吼断了我的胡思乱想。外人听得云里雾里的这句话,大伙心知肚明:又该小聚一下了。生意清淡下来时,门市部人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地拉家常。有回花师傅提到已经忘记日子动荤,肚里寡劈寡劈难受,个个深有同感。有说想到肉馋得口水把脚面子砸肿了;还有说没肉吃肚子干枯得绞麻绳。倒是花师傅一语中

20岁的青春是金色的,仿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,冉冉上升,光芒万丈。20岁的青春是绿色的,生机勃勃,长满希望,广阔天地任我翱翔。20岁的青春是红色的,一往无前,血脉贲张,男儿当自强。20岁的青春是白色的,心地纯洁,真诚善良,把人生的每一粒扣子认真扣上。20岁的青春是黑色的,在知识的海洋里徜徉,学会冷静思考,懂得价值判断,插上腾飞的翅膀。20岁的青春是蓝色的,有点迷惘,有点忧伤,是思虑事业和前程?还是对爱情的向往?

20岁的青春是多彩的。愿你以梦为马,不负韶华,为人生画卷绘上最壮美的底色。20岁的青春健康第一。愿你早早起床,热爱运动,三餐营养,规律作息,身体棒棒,心向阳光。20岁的青春学无止境。高中毕业只是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,学习之旅永不停步,让阅读滋养心灵,让

爷爷离开我已经20多年了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他的音容笑貌渐渐淡去,唯有那坚挺的脊梁、不屈的眼神,永远烙印在我的记忆里。

我的童年,是和爷爷奶奶一起住的。农闲时,爷爷总爱将我扛在肩头,带着我去或远或近的邻村看戏。在铿锵的锣鼓声和咿呀的唱腔中,我喜欢牢牢地贴在爷爷消瘦却挺直的后背上,感觉很安全、很温馨、很自在。

6岁那年,我随奶奶到亲戚家作客。亲戚家有一面巴掌大的圆镜,小巧而精致,瞬间便吸引了我的眼球。把玩之余,我便有点爱不释手,临走时偷偷带回了家。孰料,这个不经意间的举动,却闯下了大祸。

那面圆镜,不是普通的镜子,而是亲戚家所谓的镇宅之宝——“照妖镜”。发现宝镜丢失后,他们全家顿时躁动起来,定要我上门“认罪伏法”。

得到消息后,奶奶顿时慌了神,急得直抹泪。而我,则像个受惊的猎物,惊慌失措地躲到床底下,瑟瑟发抖。爷爷叹了口气,轻轻地将我拉出来,一边擦拭我脸上的泪水,一边严肃地说:“真正的男子汉,不管遇到什么事情,都要挺起自己的脊梁。错了就要认错,这是做人的原则。”看着爷爷坚毅的眼神、挺直的腰杆,我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尽管早有准备,赶到亲戚家时,那鬼魅般的场景还是让我心惊胆战。一道敞开的院门里,烛光闪烁,烟雾

的,直白又形象:“就像大澡桶哈了,要上油了!”

“说得神了!”这话就这么约定俗成,变为大家的口头禅。谁一喊“澡桶哈了”,所有人都会意一笑,不过满嘴外乡口音的花师傅说起这话听得人更乐。

“哈”是小镇方言,《现代汉语字典》找不出相应的字。木制澡桶能盛水也怕水,浸水受潮容易糟朽。澡桶一“哈”,桶板收缩产生缝隙,铁箍松脱即可能散板,用久了必须抹油保养。每到入夏前,小镇人家都要将澡桶在烈日下暴晒收收身子,反复抹几遍桐油。桐油渗透进木板,增强了抗潮防腐效果,澡桶才结实耐用。

“澡桶上油”的钱是厂里发给我们晚间轮流值守的夜餐费,数额不大,各人不装进腰包合一起是能吃几顿的。

高高矮矮的一帮人马跑到中街的“二合”。公私合营时的“第二饮食合作商店”,在水乡小镇名气最大。掌厨的老韩见我们进门嘴上客客气气,还拿“扫荡的来了”这话打趣。但他在自己地盘上多少要摆点儿谱子,平时他去找裁剪的大师傅也是要点头哈腰的。

花师傅径直趋近老韩,拍拍他肩膀递根香烟过去,老韩慢吞吞接了正往耳朵边夹,堆满笑容的花师傅“嗤”一下已将划着的火柴送至跟前,燃起的火苗在灶台的雾气里发出昏黄的光焰,照得花师傅圆嘟嘟的胖脸和老韩那刀削似的瘦脸只现出个轮廓。听说仅仅一两块钱要引来的人美餐一顿,老韩边吸烟边摇头咂嘴:弄不起来!弄不起来!可又不敢真的黄了面子,换个口气问:给每人弄碗肉丝煮面吧?花师傅忙顺水推舟说:好,好,好!

炉膛的火燎得旺起来,灶台上的铁锅就红了,肉丝下去嗤嗤地起烟,锅里蓬起团大火。大厨左手执勺,右手握铲,眼皮子抬都不用抬下,宛若舞台上大幅度摆动身体、敲击架子鼓的乐师。肉丝快要起锅,老韩扭头瞟瞟花师傅,用铁勺舀些卤汁凑近嘴边一尝,又从盆里兜出小半勺猪油加进锅里,炒肉丝的锅油烟更浓。只见被烟雾包围的花师傅不住地用舌头舔着肥厚的嘴唇,舔得嘴唇发亮。我们这帮等在桌上的食客约好似地,也齐拿舌尖在唇边摩挲。

饿吼的人吃到香喷喷、油腻腻的煮面痛快淋漓,热乎乎地下肚,顿觉肠胃舒坦充实,全身是火,额头滴汗。

“澡桶上油”过后,情绪饱满的花师傅摆不住话了,走在路上使劲搂着我的肩膀说:小伙啊,烂烂性子啊!

我不吱声。看着花师傅挺起的肚皮,我这才明白,他的肚子为什么这么大。

兴趣爱好丰富人生,让知识产生力量。20岁的青春是用来奋斗的。适应了大学的节奏,进一步靠实理想,规划人生和职场,勇敢地试大胆地闯,奋斗的青春拥有无限可能,奋斗的青春才无悔。

20岁的青春是自律的。脱去了稚气和任性,不再逆反和冲动。你已成人,对自己的言行负责,做一个遵纪守法、自律自信的好儿郎。

三20岁的青春一去不复返啊!珍惜与父母家人的相处,珍惜这世间的每一段缘分,第一次为人父母,第一次为人子女,若干个第一次面对……出于本能,也许方式欠妥,如有不周请原谅,愿我们都不曾虚度这最美好的时光。

20岁的青春依然需要父母家人的怀抱!你纵有千般不好,也是我手心里的宝。希望你走得更远,也窃喜你能留在我身边。无论你是平凡还是优秀,无论你是失败还是成功,无论将来你是工薪还是精英,无论何时回家,家,永远是你最温暖的地方;家人,永远是你最坚强的臂膀。

弥漫,空气中充斥着纸钱焚烧的异味。堂屋尽头,一个身着异装的“法师”,手持木剑,念念有词,似乎正在作法。

爷爷皱着眉头,努力挤出笑脸,与那家亲戚打招呼、赔不是。然而,亲戚却声嘶力竭地喊道:“赔点钱,道个歉?冲撞我家神灵,就必须披麻戴孝、磕头烧纸!”爷爷微微低下身子,恳求道:“他还是个孩子,这……”

“孩子?我看就是个妖孽!”亲戚喝道,“把这个妖孽押上法坛去!”话音刚落,那些男人就向我冲了过来。

爷爷脸色铁青,一把将我挡在身后,佝偻的腰身瞬间挺直,怒喝道:“男儿膝下有黄金,我孙子已经认错,凭什么还要向这些牛鬼蛇神下跪?”

激烈的争抢中,爷爷那瘦弱的身躯,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十几个男人左右夹攻、拖拉扯拽,都无法冲破爷爷的防线。看着爷爷挺直的身躯,如同一座巍峨山峰,永远都不会坍塌。而我也慢慢地挺直腰身,如山脚下一棵小树苗,努力地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。

最终,在村干部的干预下,爷爷交付了早就准备好的赔偿金,在众人的注视下,牵着我的手,挺着腰身离开了那里。

时隔多年,爷爷的话语还回响在我的耳旁:人的一生,不可避免会犯错。面对错误,我们需要诚恳地道歉、认真地反思,但是面对无理的要求,却不可弯下自己的脊梁。